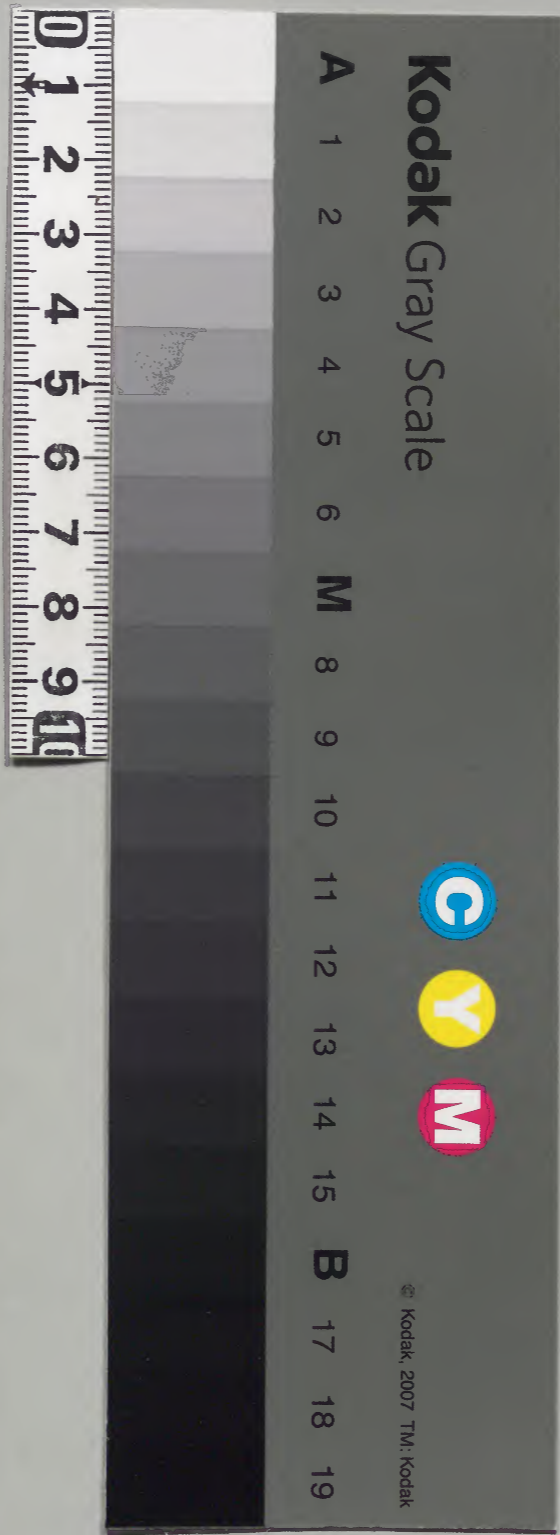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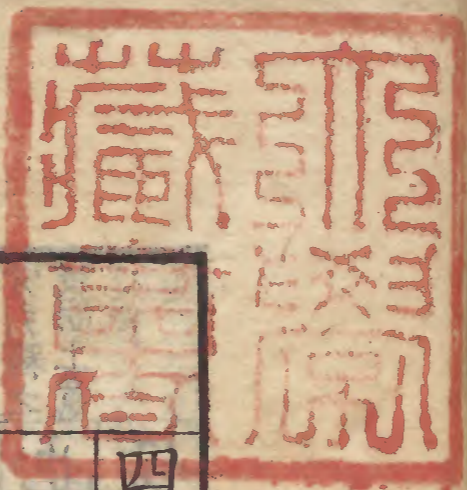


四家集問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8526	
冊數	12 (7)	
函號	207	173





四家雋卷之四

淺草文庫

信陽太宰純德夫

同校

祖徠先生評選小門人東都平義質子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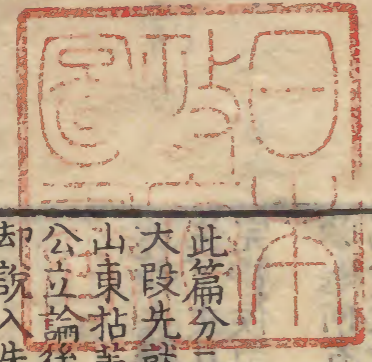
南總守惠子迪再校

序

送山東按察使朱公遷山西右轄序

王元美

昔曹平陽相齊其所稱受於蓋公者可幾也夫以齊之利夸任俠承羸秦之亂諸彊田宗眈眈視矣而蓋公者以無擾之一語而偃然避坐之尊其本末不大



此篇分二大段先就山東拈蓋公立論後却說入朱公文勢紆徐亦似其人妙哉首以相齊貼山東

眈都含切
易顯四又虎視

謚音密安也
靜謐也

次以相天
下起下
次以蕭何
相映

懸殊哉然平陽用其指相齊無已而又用之相天下
謚如也則豈唯齊是賴於乎謂收圖書籍薦賢者平
陽耶約三章法者平陽耶發關中老弱未傅詣軍及
為民請苑者平陽耶此皆無一焉而奈何與鄼侯竝
也然漢之所以為漢者一鄼侯足矣平陽以守為創
母拮据世人以新其名故功埒於鄼侯而收其逸高
帝則已懸燭計指之矣是故寧以平陽之後付戇之
陵木強之勃而不欲令新進者持刀筆而操切其計
也張釋之賢人豈忌庸於嗇夫者彼之所以推進絳
侯東陽蓋陰折晁錯之斤斧於來主也鄼甯張趙之

次接上轉
生下文且
完鄼侯局
參繼何者
高帝意故
又言繼參
者以明之
旁引釋之
發明上意

割枯回切音奎
利也割也

由晁而及
鄼甯以究
其流弊
旁援醫術
以極論

流雖其人天性猾賊荆棘其腹大槩有所窺見緣飾
小林以覬一切之好而任事者見其毛舉鷙擊工小
治辨固欣然忘其害矣且有所大快於前者必有所
大不快於後即如人行求長生一旦有所襲逆或氣
結輻而違軌遽厭其緩而求金石瞑眩割灸排盪以
去目前之疾疾去而所存者幾何世儒僅識其形以
創立鼎變為難而忽於循不知才辯敏給之士一不
勝其銳雖欲自制亦何可得矣故世儒曙於為之為
而未曙於不為之為也余少鮮所更然雅已持其說
而竊從父老間語憲孝時事未嘗不惓惓廢晷也疎

枯世儒以
反映蓋公
治黃老以
終上段
創立句應
曹參才辯
句應晁錯
以下
自此為後
段以憲孝
時照上言
高祖今以
日計以下

照是錯以下

又拈平陽叙入朱公先叙其為人

次叙履歷以實之先

次山東因山東又提蓋公應首段

節濶目天下容有不竟之情而其治恒悠然而有餘
蓋是時薦紳大夫以歲計而今以日計惔惔焉竭澤
而漁更沾沾自喜薄其故舊不我若而其脈已消耗
矣居恒思庶幾一二平陽者既有事於青則又從諸
君子識今按察朱公真其人哉公不為城府以接余
也恂恂乎似不能言者余言而退慚其支也動而退
慚其躁也公初守漢中久之乃奉璽書備兵使者遷
參政後先治秦秦故大都會也其民羯羠不均然往
往稱公平公不見跡而理來按察齊齊固平陽所治
又大都會也則豈無驅奴虜射利如刀如濟南醜氏

次山西

結相天下蓋公郵甯張趙皆應上諸段此篇具悉承天事情承天弊

豪者公持不擾之說御之而遠近逆帖內愧易跡俟
化雖儼若尸祝而畏於神明民以春雨而吏以霜雪
也則公所得於蓋公者深矣公今又遷行省事於晉
晉又大都會也然其人淳而思有古陶唐氏之遺焉
其又何難公哉公行且相天下矣其為我終始蓋公
之說毋令後進有以郵甯張趙窺者

送暉比部光世擢湖廣僉事序 王元美

予郎時見楚人語承天事者蹙額曰嗟哉不支矣天
子設置直指使得考紕奸蠹巨細便宜為民一不當
中貴人意竟持其底而孽成之吏何以措手茲土也

用二然字
音法

第二段述
光世言

首言直指
使之過

次言天子
本意

下直指使曰藩臬又下藩臬曰守令何賴焉勢日益
輕而自顧日益切孰敢借惠文法彈治泄然而秦人
視粵人瘠也汲汲然而俟後君子得無坐就壞哉憚
君光世時為他曹郎聞之不然曰言者何舛不自惟
也且謂天子念其鄉郡國耶當不忍令魚肉之直指
使得中貴人某某魚肉民狀不悉以聞上而徒段威
稜恫喝而迫之使豫謀是倒刃逆授柄敵也往天子
行視先皇帝園廓增制度戒有司為道亡芟薙一草
遇木枝偃磬折而過誠不欲人少易其所自而奈何
蔑忌器之戒摧其所甚諱也即鮮貴人敵得不罪否

甚音忌教也

次言藩臬
之過

終言己之
所以治之

第三段言
天子所為
以見光世
之言已效

乎蓋又惜夫藩臬之號佐直指使者漢乎不先其未
發而道之實授彼欵張其勢矣前之人輕待奸而中
奇禍後之人重懼禍而跣弛委靡甚且與暱焉豈天
子所以設置使與罪使意也吾守己甚完而推腹愈
信陵寢之敬以時而湯沐之綏以厚徐而待之不率
禮而喻之不率法而裁之夫禮格乎強暴而法伸於
明主則未有媒中者也予時心念服光世言而亡幾
天子果悉腹心臣議馳傳徵逮中貴人更易布條法
詔後繼者亡得借桑梓故干撓漢家法諸吏直指以
下歲時致恭先皇帝園外得禁鋤強為非守者即齷

第四段入
光世事

縮選悞寡益於民坐不稱論而又久之光世繇郎積
資亡害擢按察僉事之楚僉事即臬司佐直指行事
者也又專治承天於乎異哉光世所為稱說於昔則
既已驗而當事者若真知而遴授之不使僅以稱說
云也其亦懋施之哉昔漢世祖行鈞隱匿問東海王
獨疑其南陽曰南陽帝鄉多近親不可問世祖蓋惕
然悟也推其指段借強項令使折抑貴主欲以風戚
黨而進天下之持法吏今天子幸既已誓於志不欲
稱私其鄉而江沱汝漢之間又最深騶虞之化者非
有南陽貴戚蟠結之患所使中貴人寔恐悚尋前覆

第五段引
漢以證

第六段言
光世能蹈
其言

第七段言
光世為人

矣君脩於嚮言又何疑耶予無似辱於同年中稱厚
間窺光世忠實明決有長者風至治經術取高第屈
為法曹不見所不足能為文文駸駸數千年格也而
又下數千年而推予他所推非今負高顯聲稱於衆
者此其大云予曩特憂光世勇於達志或率致少婉
而明練習天下大體如所言者予高枕而待君之楚
政矣

第八段照
上以結

高枕二字
見朋友之
情

送官人序
多言其所
以治之此

篇獨不言
亦一法

第一段言
蜀之饒

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

王元美

益州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非耶司馬錯往與張
儀爭覩其利矣秦得李冰鑿江灌溉漢得唐蒙開捷

襍但合切
集之市之

第二段就
蜀言昔之
法行者
此特一時
暗伏下何
事久也
提法字
第三段就
蜀言今之
法不易

為用大行張騫言益斥地叩笮盡蜀土無磽瘠涵薄
者語稱崕山下有跋鴟至死不饑饒當何如哉蜀之
賦足以自國武侯用其理蜀法田漢中男女襍居按
堵無犯歲收供吏士迺不乏此特一時而效已彰彰
然者無他法行也明興高皇帝制詔天下定兵政諸
邊重蜀西邊番夷以故重巴又詔天下兵當無事坐
股廩餼諸棄遺土地漸蕪蔓不理其令所在兵三分
之一以城守一者就南畝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收
其息以贍蜀獨得六十餘萬頃當天下半又故號饒
無被兵然不聞轉巴蜀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縣官

一難

二難
又拈法字

費庫藏甚溢羨陳陳之積其說何耶且既以蜀兵將
恐孽蠹嚴法而威之法久不任持分外臺臣專紕理
之亦密矣網益密蠹益深卒罷無所恤逃亡株累而
將又極意蠶食焉藩國之疆有方與卓鄭之徒把持
而漁其間何限也臺臣泄泄然冀得述代去於是人
又不任矣聞之衆稱外臺唯此田簡號無害至多所
兼治夫使因故襲陋視而不為之所宜其簡也湘南
王君始由尚書郎遷蜀臬王君任專理屯以璽書馳
傳往則過世貞而蹙額曰衆乃易予任矣夫子則何
敢易哉蓋王君嘗為郎治獄上聞有所怒以屬郎而

應法久而
不任
聞之已下
若言所以
治之而實
不言
第四段入
王君

由上段簡
字而生易
字

又拈法字

王君釋牘從輕典曰法如是足也他曹即私目攝君

又拈法字

不動而賴上仁聖竟伸王君法當君平時恂恂若不

完易字

能出口一旦法所在亟以重輕迫之愈自奮即君任

柱後惠文

誠不易君胡不易也夫蜀大都之中疆挾勢要來奸

亦法

吾政即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或曰王君誠賢其望

第五段設

淡而秩薄是不久當遷奈何世貞應之曰曷不聞趙

難申上君

搜粟棗都尉之治許下哉承亂草創法事事起猶收

胡不易也

效速王君賢即故案不過一舉廢而裁焚何事久也

夫意

今大司農經耗賦稅竭不足以奉戰士徵筭使冠蓋

第六段寓

相望王君舉最報蜀士飽而馬騰廩有贏食當齎持

黃金詔道西者必之王君矣

送陸大夫子韶守南昌序

王元美

第一段總

陸大夫子韶為豫章守楚人魏生具論守事若大夫

叙

所以稱守狀良悉大夫意未既也則問過世貞曰唯

是江左之役藉大放於吾子以毋墮鷄鳩氏以不穀

之不勝席茲重未有處也諸君子既用寵惠不穀而

第二段言

以屬吾子其復之即世貞文惡能踰勝魏生哉雖然

豫章重

不可以辱辭大夫大夫知豫章重耶守報闕再旬日

用重字三

宰公睥睨庶屬亡可當孰問乃曰竟何以易陸生蓋

亦重豫章守矣大要謂郡握吳楚樞而撫察旬宣之

第三段接
高帝事

寄也王國基布郵使接浙夕而馳抱牘踵告守未易
婁舉耳母有語大夫所以重者高皇帝初起兵下建
鄴披草萊置軍軍焉先是稱偽號者南距吳四百里
西距豫章為漢千五百里高皇帝出輕兵支吳若嬰
兒之在懷而極力與漢爭豫章幾以師覆數矣夫不
憂四百里吳而憂千五百里漢也豈無衡勢哉此豫
章當天下重明甚漢得豫章輕舸而順流因風不決
日扼龍江之領明得豫章楚列戍逆自潰高皇帝奈
何不旦夕計也前時負滯相者始謀發發即擣建鄴
虛以社稷之靈奪其魄躑躅中道乃束手付王伯安

第四段就
高帝事議
論明其重
又拈重字

第五段舉
近事以證
上

第六段轉
言今世

第七段承
上段言今
治

第八段舉
豫章土俗
詳上段意

第九段轉
引漢郡守
事以證上
二段意

耳不然而小采用事議如鄧謁者上筴豈遽作丹陽
縱也今上固仁聖然海內承晏安久而地數兵亡不
被中西北罷匈奴豫洛創大盜全楚脞苗滇踣土帥
甌閩吳越躡島寇計獨豫章以東西樂土耳夫智者
不待跡仁者不治亂盧生之為醫也覩絕而任援望
神而却道願大夫詳加察也夫豫章民俗朴嗇力本
士好先禮義所警非謂大夫更柱而易括謂大夫宜
柔之也予嘗恠班氏述趙京兆二三君發摘鈎櫛中
人之陰若神鬼焉海內大者守小者令咸內遜居下
風而班氏語津津亦無容口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舉

文翁龔遂輩其興禮敦讓清淨不擾世儒類能言之

第十一段承

然嚮赫赫者聲奪矣甚哉班氏之沒於吏也且世以

又枯重字

最望大夫者有出簿書期會奔走逢迎外乎高之亦

第十一節

不過剔垢而任奇此何足重大夫哉予聞之先守陳

又援漢事

公蕃高簡門亡所留刺恒一榻延徐穉子化以大洽

以合之于

郡今當孔道大夫固不辦為此然長安邸中倒屣謝

終上段意

山人矣舉陳府君事庶有以風焉大夫勉旃其無負

第十二段

世貞與魏生且得藉口諸君子哉

魏生照首

奉送按察副使耿公遷治上谷序

此篇分二

王元美

大段專主

敘事不用

議論亦一

先敘事立

柱

次追叙功

績先遼東

次中土用

而字接上

乙丑春三月按察副使耿公由吳改晉臬治塞外兵始遼左以大侵告至比戶相食人且盡矣而耿公由兵部郎僉臬事往曲為法乳哺之即大吏不得獨有半菽剖而與遼民共且夕之命公間則提衡其將士而勉之曰丈夫等死死義耳母死叛也以故其將士尪至不能勝甲胃然往往有壯色時謂耿公方居多云而會中土有操淠戍謀者勢燄張甚且恃中有與援數陰喝明使母得伸三尺誰何之耿公又用參議往至則多布耳目更以刺得其陰事凡若干狀使御史顏合筴上疏按狀覈其人坐廢徙削籍蓋中土家

次吳亦用
而又字接
上

像顏耿以朝夕祀不爽也於是有司第耿公功當遷
而又會吳闕兵使者耿公遷又奉璽書來治吳四郡
兵屬兵久且弛武吏內恬嬉貌支吾其上盜魁奪吏
權而事事桴鼓晝起城市中莫敢問耿公奮曰逐麋
之犬寧顧兇耶吾且先其魁復與御史温合筴窮搜
逮魁獄之餘黨鉤累就法無遺吳大治而又會上谷
闕兵使者有司念以上谷視吳重乃耿公又遷上谷
兵使者業治裝都御史御史私熟計曰耿公誠才縣
官誠急木奈何困天下事一人使踣頓途道也遼左
重則走耿遼左中土重則走耿中土吳重則走耿吳

次上谷亦
用而又字
接上

從始遼左
至此叙其
功績既畢
而後以請
行轉入下
後段叙出
祖文類左
氏

上谷重則走耿上谷假令事卒蟪起是安能四得耿
而應之且海將汛矣其為吳請耿公耿公固謝曰不
可吾為人臣子安所避難為春有汛吾姑母即行以
畢春而行猶及秋也吾以春障吳而以秋障上谷亡
害耳居無何倭果大至數餘皇軍於沙耿公檄戈船
郭將軍田將軍分道角襲其左右而身出駐海節度
之遂大破賊所俘殺殆盡耿公上事幕府訖度無後
寇始請行曰不穀敢一飯忘上谷哉耿公所治吳其
所坐而鎮者曰吳之太倉於是太倉之大夫士耆老
出祖公司馬王子舉爵曰以鄙邑之無良不足長有

君子也公幸無忘吳終撫之為之賦鴻鴈耿公憮然
曰不穀志也有君命在非所度也臬曹子賦出車之
三章耿公曰請率吾子之誨勉之以無辱師臬徐子
賦無衣耿公起謝曰子余兄也守周子賦彤弓耿公
曰日沙之役諸將士之力也不穀其敢奸之比曹曹
子賦北山耿公曰吾子之憫不穀深矣不穀寔致身
焉史王子乃賦小明之卒章士王子賦申伯曰公之
先則有中丞治常平漢庚是盈年平鑰北門好時定
東方美陽蕩北胡定公掃金微伯宗固車師煌煌丹
石若若青紫帶礪之榮東京終始耿公其亦奄有舊

略押韻

結末僅數句叙已言

封乎而廓天焉公曰後矣子之言不穀之捍邊也儲
胥吾吏民而衽席之請辭功於是世貞兄弟聞而歎
曰諸君子之善頌祝也其各有志乎耿公之善答也
其任事純也其居績抑也其慮難仁也君子哉遂序
以為公別

贈大中丞潘公時良序

王元美

此篇亦主叙事而不
用議論其
議論乃借
諸君與潘
公之口以
發之
第一段提
其事
第二段詳
其由

天子往即家起大中丞潘公也蓋河告決矣先是嘉
靖末河決濟沛間潘公以中丞節佐朱大司空治之
河一切復故道轉漕亡害而至是河患稍南徙決睢
寧瀦其陸輕舟從下決而北者曹家口至沛之直河

第三段議其畧

赭為平野於漕艘九百六十糧四十萬餘天子悼河功之不成屢宵旰衣食諸公卿大夫旁皇深思和瓠子之歌而潘公以故節來蒞事至之日即召諸司道大夫計之或謂故河卒不可復宜因睢寧決而導之者公曰不然夫避難趣易爭一時之便而略其害非長策也快於襲功於身而遺艱於後人非純臣之節也故河見以為難集功耳吾不忍苟趣於睢寧決以病來者於是議復故河河有神最靈公移文責之神見夢從吏曰為我謝潘公方陰翊若奈何責我公為具一少牢以謝當是時決口凡四十餘所計以土

第四段祀神

第五段叙役

颶音具
海中大風

第六段變

舟或篋石塞者即不能既淇園之竹以楳而公獨曰語不云乎塞長莖兮湛美玉神饗我一少牢許我矣吾今而得所以塞者伐河柳為骨而草衣之土實其中大者圍徑二丈緇巨緇下之口立塞益調夫傍浚浚廣逾於舊居一月餘而河復公方益調夫治莖具不休無何雨大作挾以巨颶黃河之桃花水來已山東諸泉來嚙隄口立潰公方病背疽小間裹創出拊循其吏士而厲之亦會所調夫具方集其決口就塞如故又月餘麥黃水復以風來公先吏士按行隄所與水力爭得不潰至六月而奏功凡用役夫五萬水

第七段又

第八段總計

第九段作叙之由

衡金十一萬八千所浚河以丈計者萬六千二百有奇築捍堤以丈計者四萬三千二百有奇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於是諸司道大夫馮君敏功張君純輩方思所以修大公功立石而樹之永而會公持議與勘河給事左脩漕課用浮議擿公罷去諸君不勝念走幣數千里乞辭於不佞以重公行謂不佞實習公故則諸君之言曰甚矣潘公之不易也日紛紛建策時幾於築室道傍矣公排群咻而身任之艱究利害曲盡其巧以與河力敵而卒勝之迂思迴慮逆待其變變至而若素大於收功而約於

第十段連下段借諸君之言以贊功

第十一段

較費夫縣官安能二三潘公而輕棄之也漢武誅匈奴平蕩滇越遼蜀固不愛通侯之賞而亦重脩其罰大者抵罪小者奪爵而所任汲仁郭昌鄭當時不以河故而少貶其秩乃至親臨祭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功成而歌咏之蓋真見夫治河之艱於治邊也今天子坐法宮不動聲色而五單于解辨彼豈亦弁髦一河而所謂塵宵旰衣食者以未悉潘公則可夫豈遂能輕棄潘公哉潘公乃謂勘河給事實知我我髮且種種矣安能為吾病疽而日夜行河隄死矣而幸愈不死舟挂觸樹杪幾覆身半濡

又用輕棄字反綴第十二段借潘公之詞以明其心用幾多死字

雖然一轉
最妙少此
轉則潘公
幾乎憾矣
第十三段
祝再用

死矣而不死給事今授我以身而逸我以太湖之畝也吾安所不愉快也雖然令尹子文不以三仕已而動喜愠舊令尹之政輒以告新令尹孔子予之計公所以語代公者亡異子文矣公即歸天子思公再起再效且日尚書被尺一趣召公苔雪間公亦安能竟辭玄圭之錫哉

送高戶部之滇臬序

王元美

此文妙甚
本不當分
段落
敘事妙絕
伏下蒲博

日予行部薊薊故邊虜要鎮也而趙君治兵高君業治餉是時高君遷滇臬未發則簿案蝟集矣而二君者數擊鮮要余于崆峒之野歌呼竟暮乃返更西抵

閑苦臭切
寂靜無人也

飲自如
趙君不能
從此其不
能加氣處
出一難字
下却用三
難字

盤山眺絕頂窮幽闐恠石伏泉蒼蔚之木忻邁而出又趙君所不能從者於乎此寧無難餉哉乃趙君亟為予言不佞亡所諛高君更僕而數其異政未竟也始君釋褐禮令禮亦邊邑也君披草萊而創治亡見難者俄入司農郎權吳關吳號沃饒中土君去不三日而島寇暴起覆我師乘勝來劫剽高君亡半鏃尺障之備而徐以計緩賊悉遷其重去賊睥睨徒手返耳吳民移舟而北者可數百千君令無譏征也或曰是不憂度支章哉君謂即罪吾當之吾終不忍以天子一日養而易數百千命半日賊至矣其不魚肉幾

希活高君者至今加額而祝有後也則吳竟何以異
 邊君又何難焉君之來為薊也赤白之羽且夜相屬
 庾無見糧將士擐甲待炊何限也君鈎斷陳弊授伏
 匿得要害之政不必事事毛舉而奸吏重足立亡所
 乾沒商當上芻者畏之若嚴霜而就之若冬日也所
 乳哺將士各得意去亡譁矣則薊又何難君焉抑又
 聞之高君虜叩古北也大帥不介馬而馳益發車騎
 旁午使驕郎何狀高君方蒲博飲自如也帥謂郎不
 親行餉安給高君益飲自如曰餉須郎行而給耶晚
 矣指屈軍行某道某城伏食不爽也以故君不見跡

不必事事毛舉見其才

此最見其才處故同

是薊政乃以抑又更

端蒲博飲自如見其才

以前皆趙語
 佚字照盤錯顛沛句
 以祝語結

此篇亦唯分二大段其上段止用若干而字公字結上疊上以轉去下段用然字雖此是大段中此小段亂治

更盤錯顛沛之地而有餘趙君雄才人也其不得以
 氣加高君而為之稱如此今滇雖越在西南萬里外
 然獨稱佚焉吳薊故君所理也而被兵天子數拊解
 思鉅鹿之戰一旦有以高君之功言者必召君亡疑
 矣

送少司馬吳公入為少司徒序 王元美

語云賢者治亂不肖者亂治豈不誠然明徵哉某則
 嘗目庚戌秋事矣虜叩漁陽以西燒三輔也吏士鳥
 獸竄股栗自殘即亡敢鏃北嚮焉豈盡吏士罪哉當
 事者輕挑屬國夷而毆使北引弓之民合為昆季倒

以而字粘
上轉入吳

治亂一

又以而字
粘上轉生

大將軍
治亂二

授虜以太阿矣又泄泄然自如也天子不勝怒且恐
刷夷其舊而南野吳公乃始由臬超為中丞來代公
單車馳之漁陽漁陽新中兵餘民雜逝者而栖耕地
白如甌脫付虜共之裂中裙刻木末為兵革謳吟瘼
傷亡一日之固人謂吳公即愈緩奚藥耶且朱也而
上所使大將軍躡虜因佐虜剽賊恫喝張簸志洗縣
官橐而空之吳公從容不動色日夜務起其傷困者
一置又多簡賢守令埽荆棘改衽席矣而是時諸中
丞北憂虜南憂大將軍私自詛得以身謝幸甚而吳

以公字疊
上轉言屬
國夷應上
治亂三

以而字粘
上轉而完
治亂之局
篇首日庚
戌秋事止
此

追念管到
三十八字

雖然二轉
治邊餉者

公愈益治兵自如然竟不能有所中公公又悉召諸
屬國夷湯沐勞酒食好謂毋忘先文皇帝大恩人人
思自利解讐請質則奪虜之耳目而肝膽我以故凡
六歲虜四入輒鉤得要害逐敗之彼亡所尺寸利躑
躅塞上矣而公用勞即軍中拜少司馬俄加秩服一
等如尚書久之公遂入為少司徒當上漁陽吏人及
三輔怒若念父母狂走謂還我吳公然一追念其秋
時被甲植立卧起霜霰旦暮隣死焉而不得飽間者
入吳公手公馳急請度支粟金錢來活我今又入為
度支其更私我則似又欲公之去而度支也雖然公

多不能顧
江南故言
此以論之

亦唯其所繇入乎夫島寇踵告變矣江南粟金錢地也而寇蹂躪之壯不得老少不得壯農手耒耜女坐機杼而待命拾道之使衣冠相望髓竭脈斷異時算輶車緡錢摧鹽筴諸買文武功爵試補吏先除減直就級牢搜之技下逮槁壤窮矣而餉不止度支何以出入也則吳公當遂計天下寧漁陽哉

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王元美

今皇帝創禮樂褒經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業日相與賡歌乎盛矣而獨濟南李攀龍于鱗其文章高天下以遠故厭廢為外臣不得與從事于鱗為

謂天下則
江南漁陽
皆在中
此篇專以
關中秦地
立論而喜
于鱗為學
政
第一段總
叙叙前自
如報罷以
及今遷者
蓋喜其漸

賡續也

進也其必
以已並言
者乃千里
並肩意

第二段述
秦在周世
時

詩

第三段述
秦并天下
後

順德守滿考比二千石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上之三十又五年于鱗乃始遷按察副使奉璽書乘傳以條課秦博士子弟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為文貽于鱗云秦封自非子而孝公幾祀矣猶不得接冠帶盟非以俗寢故然耶至於小戎黃鳥兼葭諸篇抑何其深文婉致也齊魯衛鄭其君子脩於辭相矜尚鉅麗矣乃見黜於仲尼而錄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教漸焉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丞相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額然而更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

頌音容
不休息貞

第四段述漢地雖秦然人不必

第五段入明之後秦文章唯有瓦銘之類耳皆古之遺也

第六段述秦有獻吉然為秦人

插入景語麗甚

第六段述秦有獻吉然為秦人

更覩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文也無乃陽棄而陰工之耶漢興治馬上而自栢梁以來詞賦稱西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卿虞丘壽王褒雄諸大夫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是競七葉而後其衰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於乎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固闐闐六經而道路子史矣未央馭娑井幹之瓦猶一二存者寧無先人語遺也千餘年來二華遠蹠終南太乙高蟠而挿天飲灃吐瀉不削其舊獨以百二之險士馬之富下瞰山東而已然吾聞孝廟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為古文辭而關中士

闐闐市垣

市門也

未央馭娑共

漢殿名

瞰音敢俯視

曰一

師者非獻吉而為文襄也抑之以為下段揚于鱗地

第七段入于鱗以往證今

第八段始完題

人雲合景附馳騁張揭蓋庶幾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楊文襄公寔為之師倡之獻吉諸君子時時慕稱揚公不衰也彼所謂師者訓詁割裂食宋氏之遺尚不得舉二戴何鄭以博甲乙第則可即諸君子獻吉一二而外亦豪舉耳烏在其能倡也雖然千餘年來磅礴鬱積氣不得決揚公一小振之亦難能哉于鱗之為順德視右扶風部貴人毛束以吏事且於文非職即有所著作重自閔不出而兩河之濱跂響而思奮者比比今上以秦故選于鱗非少于鱗有所不足益以秦山川令自致其造而已也語曰順風而呼不加

詩大雅

牖民

惴一憂懼白

秦風秦誓
照前結

此篇叙給
事詳悉時
變可謂史
筆

上半篇叙
給事下半
篇叙抑之
首叙盛時

何恐也短
句

次轉二變

長而應者衆言自上易也詩不云乎如堦如篲如璋
如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乎鱗其有以牖
秦哉世貞採秦風而得小戎諸篇也刪書而取可以
誓者知其爲于鱗功矣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序

王元美

父老稱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惴惴
重足立而是時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節亡選行
何恐也豈給事御史爲操切激取聳動人主耶然足
以明諫官之勢尊其默折逆消預于衰計深矣至武

斥一字

疊貴字

次轉三變

次轉三變

執苦管切

皇帝而始有坐紉彈不當意斥重且及咎鉗爲城日
而士伍者未久輒復貴貴或先其無故抑者卒不勝
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爲
地爲上啓威勝之說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內
之士爭相指曰某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持
諸言事人中半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絕乃益
務爲含容輸款及亡素以蠱惑上使弗疑而久之徐
中以他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敵天下駭其禍而亡其
繇以爲當被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漸解體不復
振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重不達重即天子

四家集卷四

序

十九

結上四段而暗言抑之之貶乃後所謂此下叙抑始類陽城次叙二事

以為小臣暴橫亡狀投鼠不忌器耶大臣偃然而當其讐者天子也嗚呼吾仕七載而乃聞之父老云以吾所一二見者跡之大抵後所謂耳始抑之為給事良久亡關白人相顧疑曰抑之默默歟曷不矚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為天子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上良是之切責尚書侍郎惶恐謝罪乃醒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中挾詐受選人金贓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親切左右一檢討狐媚宰相挾其柄走中外托輿馬溢門巷虧損聖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某檢討某坐

鮓音孽鮓危不安良

閩音民東南越種八蠻在南方一其別也

窳音款空

叙今遷

鯁音梗魚骨

以下就抑之之事論

又骨不下咽也

見抑之巧處即其賢處

世謂謬謬為骨鯁謂直言

為小人就上段言之為抑之下段釋之

難受如骨之

謫京師中士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為稱說抑之出必相指示作何貌能爾天子不怒而抑之已鮓然無留意今年二月閩以按察僉事闕聞吏部言抑之制曰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罷諫地可緣以中漢法耶夫諫官業已言遂利國家尚得亡削貶秩五品治兵民一方何沮也其論事明切持隱中窳然不為硜硜矯亢亡以間激上當大臣所甚諱而不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為小人謀抑之良中為抑之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繩其屬可否達意又閩越在萬里外其吏士見天子赫然用骨鯁之臣臨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

提七年字
照上結

哉吾七年而得抑之第其行諸給事惜抑之以外故
夫諸給事且薄按察不為安所望抑之也

贈楊憑序

王元美

此篇全以
敘事成篇
大似傳體
第一段帶
其兄叙起
別是一法

跡宕 跡同
蹄音託宕音
唐一不遵
法度之士

第二段承
大海以西
語言其得
魚鹽人力

第三段叙
發偷

不中豪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為人長身便騎習
鬪尤以信義稱既濱海其人多業魚鹽君從其中度
能任者致之為撫恤計妻子良厚咸踴躍願為楊君
死甚或驚桀亡狀眾所畏欲避而楊君獨狎之得其
力郡守尉業稍稍聞揚君於是郡多偷則下君捕諸

偷盜薄

驚同傲慢

艘艦戰船

第四段叙
破賊

第五段又
虛叙其為人

任人咸來佐耳目微知偷處楊君坐起不離家指顧
曰某從某所得之或繇偷伍中發或偷卧甲者出於
牀俱以次就縛亡一脫前時大盜洪等既越獄則糾
眾浮艘艦首犯郡欲以報執者直指使方行郡使軍
將出擊之敗軍將死使大恐別遣將出而會有薦揚
君乃令楊君參軍事諸橫海樓船別校陰取君進止
君謂賊驟勝驕速掩之勿失因夜出黎明距賊里許
鼓噪進君麾其私屬直前搏賊大破擒酋洪餘斬獲
無遺使以下襲楊君功得遷君僅上賞格然不自明
又捕商船沒香藥珍瑤悉以歸官楊君亡美衣鮮食

帕紅絹抹額為一

鞞戎事之服又大帶

第六段叙將略

如見其人

第七段叙料敵

之好少鹵獲輒分其下其輕財好施予蓋天性然楊君游於魚鹽人乎所結納多士大夫長者乍見卑卑磬折稍與論事宜乃慷慨剖析咸歎服謂書生不如今年夏島夷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予方里居從里中少年揭竿木裹裳而拒之小利則益憂其大眾雖我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帕首鞞鞞佩兩刃從健卒數十來赴至則坐大樹下料群少年勇怯勇者給精器居前餘分左右翼備聲援毋令輕嘗賊申約束定賞格予恃以益強數日聞郡兵祖出掩賊而六合令自以果毅往張甚衆亡不色得楊君獨曰六

第八段引古游俠以結應首段

周大尉轉就劇孟上感慨乃暗言楊憑事應上君僅上賞格諸公又轉使得五千組練全結得贊體妙

極多今采四篇

合令非能見大敵者又帥二二當亡節度必敗尋敗問至衆驚而更問君君曰賊飽不久卻矣果卻其料審懸中若燭照然嗟夫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滅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大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薦豈吳得之重亡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諸公固俠人亡見才今楊君見才無為引楊君者何也使得五千組練當東南寄必有可觀者予姑拭目以俟矣

壽馬先生序

王元美

第一段先言諸郎之父發端

景色如畫

第二段入馬先生

第三段叙所以壽之故

第四段借盧生之言

比子始為刑部郎郎之長王杜數君子時時為予言身幸沐天子大恩列曹署諸父幸無他得以其官迎養餘奉賜輒治具為諸老人會年各且七八十出則相後先委蛇眉鬢皓白冠劍都雅青紫相映照都人士望之如神僊云而會最少者為馬先生然亦且六十矣狀甚麗其言論慷慨纏纏可聽諸老人固俱長然獨嚴馬先生而內推遜以為不可及予既已奇其事私識之而亡何文學盧生來謀所以為馬先生壽問所以壽先生狀則嘗友其子今太史思參思參又余友也蓋盧生能言先生少時事云先生湖人徙於

跣音喋墮落又行曳履

叙其少時事

第五段叙其中年事

第六段叙其來就養

第七段歸意

杭遂為杭人而少孤家四壁立杭故大都會也其民亡不吹竽走狗鳴瑟跣履而先生獨甘苦不好與浮俠交往即之忠信斤斤然而時有所負挾不肯輕屈下人諸從昆季俱讀書服誼為一時東南名雋其著者稱先生然先生數以儒奸有司不利遂棄去而恒怒焉撫太史曰嗟夫吾安能竟老校官也吾乃愧諸游俠彼以我為非夫也爾勉之哉於是太史受先生經日夜淬勵不輟竟以進士上第選讀中秘書日貴矣走使迎先生欣然來就養曰快哉使我身自貴毋若使爾貴我也而王杜之老聞先生至招人會先生

第八段轉叙日者言沐天子大恩意所著見應第四段為之後指太史思參第九段想見其壽筵以應第三段

亦遂欣然往太史恐無以當先生意者益日夜具買雞膾膾脯陰飭侍人唯先生所嚮亡問而諸老人得先生益歡為具相過從不厭也吾少則聞日者言壽星在斗女分以故吳越間多耆俊黃耆而主上仁聖煦育長養之陶陶然無厲札其天年咸躋於上壽然究其所著見與為之後者如先生蓋寡哉今年夏六月某日為先生誕諸老人當盛衣冠過先生如吾嚮所聞同舍郎語而太史侍左右捧觴上為壽能無少余言也先生不聞香山洛中耆英社乎一時薦紳大夫爭好談侈偉其事至傳誦而史繪之而五代時王

第十段舉往事者三以寓規諷

溥柴氏諸父席貴勢日縱博狎飲雖天子亦無敢問以為盛哉其甚者或推謝病棄之餘不能無千里之感姑托於此以逃而席貴勢食膏腴又末也則何足為先生辱盧生曰信乎先生與諸老人異是矣

贈東臯翁序

王元美

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世貞未嘗不心語屈也即古商山之稱綺季者流事行無所考見一出而用其餘奪天子尊此其素必有大過人者予登吳臺南望天目諸峰鬱鬱葱葱多奇氣焉慨然念其時豈鮮特達磊異之士如古所稱述哉乃今意翁當之

第十一節以盧生結

序

二十四

第二段叙其少時類俠三事

第三段叙其有才畧

否歟然耶蓋徵翁於徐士則少時事類任俠云翁貧故力作頗具一二中人產而屬歲侵諸昆季儂行也翁憐之悉推其貲獨身與許夫人耕雪中不給則恒依外家游其外家者素里稱善柔也大猾創起獄相中利以破其貲為已翁行刺得大猾陰擬之厄乃持數十金因所厚謝過翁坐上坐徧集里中子弟數大猾蒲伏搏頽已徐揮其金使盡為酒竟數十年亡敢跡翁外家者而翁又間過窘若閻氏豪還袖大鎚直往欲遂碎豪首豪恐陽驚不識曰吾嚮爾忽之為徐君耶願得自罰持牛酒請遂交懼徐君乃止然翁業

窪音哇溝

滂涸

巨羅

踞音其長跪

如讀貨殖傳

第四段叙其不與人

已折節讀古人書揣摩成敗多中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邑令課孝弟力田首延禮翁翁緩頰為令計邑田數千頃枕諸山即春水下苔不及受無浸耶分苔二殺之就窪坎為池待滂涸可魚千石堤可桑萬株佐歲矣令善之未果則人人笑翁為縣官笑不計然奈何家四壁立也翁曰吾所謂與計然異者竟不為家而徐生長從有司薦居前列稍無慮餽粥矣翁之一再過鄉人飲酣甚已出巨羅酌遂以為壽翁恠之鄉人踞屬耳曰令方事困我度非翁無為解者翁連唾拂袖出不顧然翁亦數為令明其無辜不

榼酒器

第五段叙其達如畫

第六段叙子與

第七段叙翁答子與書

使知也春時游花間肩榼從一鹿酒之咸馴伏若家畜然多手種橘柚為圃而過者即止論雅俗固田父酬酢竟莫去不復記姓名矣始徐生之與世貞以聲通未有識也既衆中目相異問知為生乃懽然自恨晚海內能文章家無稱及世貞者徐生則已高有名而一旦慨相謂曰足下固泯泯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足下是時濟南李攀龍文奇甚吾二人鼎足立矣徐生竟以遠翁上書乞分司就迎養不報夫徐生豈輕於棄吾二人哉此其意乃甚可念而翁遺書輒誚責曰兒驕須乳耶若日食大官廩列郎署不一志媚上

蠟屐 蠟蜂液融者為蜜凝者為蠟

天目山擾鹿木奴一照上雅甚

第八段叙作壽序之由

第九段總結上諸段

第十段結又添出此段以應

第十一段結又添出此段以應

而奈何戚戚計其私為也吾年八十蠟屐登天目山飲不人後醉不人先擾鹿無恙木奴指漸繁於計且足耳慎無求分司求分司吾且不食汝於是徐生受書分不得違君親指矣過世貞內怒如也欲得一言為翁慰心夫翁奚假世貞言哉第於所傳翁非僅為俠者用足以周一世而不試彼其丘壑之所斂行日月弄雲霞時有不能秘以此寄耳而其天竟以不試而自全夫於其所傳者非其天也此視嚮所稱綺季者流則何間焉蓋徐生少為詩一二篇出翁持視輒私嘆風雅當吾後父子間更自為知己若此世貞則

白家信卷四 序

貞言哉相
換應

又笑無言哉

贈玉川周翁序

王元美

想周翁無
立言
時俗之變
第一段叙
時俗之變
以入周翁

余嚮則聞學士大夫類多慕說憲孝時云吏不脩刻
覈之政民不熟吏閭井阡陌間揖讓彬彬焉故中多
躬行長者朴茂純嗇亡所做麗以自就其質而已余
所慕說以為長者即比戶曷稱哉歲可一甲子上神
聖靡損於舊乃今則何寥寥也余既無所及於其時
而冀一二其時之人庶有以風焉晚而得周翁固生
長一帝者大要稱是矣始周翁微業儒不遂去而就
南畝謀什一之息以佐耕鬻力而入程口而出猶以

第二段叙
周翁

緝縷見孟子

第三段叙
其子舉進
士猶褐而
步

為非道而去之教授里中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室
子緝縷代相給周翁之名不出於闈闈之外而內行
默報不在翁而在翁之子濟叔既益習翁教取進士
翁亦當從貴諸吳中貴人父驟起將聲勢召號刁氏
之徒出則朱丹其轂冠危佩華相爭勝侈大以明得
意獨周翁褐而步也從一赤足豎過社中父老飲皤
皤然竟踉蹌歸而薦紳先生故雅善濟叔或持通家
刺謁周翁翁異謝已匿不復見監司歲時行部過問
不知濟叔之有周翁問者知周翁不知周翁何名作
何狀其黨善周翁者更不知周翁之有濟叔濟叔起

第四段承
上叙其謝
實容

皤一大腹
又髡白負
踉蹌行不正

第五段叙其子為縣令而猶如

第六段叙其益貴而猶褐而步

書生為進賢令進賢稱巖邑善諭而令以翁志務脩潔廉而治翁故所受屋一塵土百晦家貴賤百指褐而步自如吳里貧不妄驟起貴人父獨安周翁也今年秋翁迺如京師來就濟叔養俄濟叔滿比部郎上計太宰以最請具封翁如濟叔官翁叩頭詰闕下謝天子大恩還稍出冠而見客云坐未幾翁起行酒敬勞客諸君亡恠老人不狂冠美取吾舊時幘來吾襲純繡不若毳絺之適寒燠也鼎烹而養不若藜糗之便饑也駟呵而輪雕不若緩步之愉逸也與諸君盤辟而折施不若野人之爭席也何者此吾素也周翁

幘 髮有巾曰

糗 音丘糧

駟 鹿御

第七段承上而叙翁言曩時事亦應第六段

第八段此已下自叙其言為斷

則又言憲孝時亡論卑小者即受股肱寄總方岳不則中二千石以上或其人貧不能具驪駟一棄職雜田間人而耕漁弋牧販豎子游女狎而忘其敬日乳臭水入貲與挾下藝待詔以計請急輶車而馳里門袖金紫置介賓位有所謝絕矣矧如諸君矧如長安大貴人王子曰嘻余知之余知之先王之所以樹悖於士風者有繇哉漢文景之際朱郭以俠聞辭按鼂賈程卓末富條魏窮爵奔走耳目景傳響接而萬石君特一椎無能人且與數君子爭旦夕之長則何可得乃至勞入主尊顯為也於乎此其意寧可與剽輕

第九段承上而說歸時俗之變

第十段以壽序結

此篇以用不用立論而借朱彤錢是主言錢者長言錢者短論用不用

詩周頌錢鏹
鏹伯各切
鏹居里切

好進者道哉然其子孫雖日貴漸以不如而流至於
輿馬之飾以王陽貢公之廉有所不免乃知俗之流
而漓也勢也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跡周翁所持行
少儷見者其時又奚擇矣雖然余幸而得接周翁如
親於憲孝時者諸君歌而觴周翁其更觴我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元美

王子曰人熟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今夫
五金鞴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鏹釜鬲戈盾欣然
日以為用也其貴乃為清鐘大鏞夏敦殷彝五父之
鼎度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

第二段並言朱錢

拈不用之第三段叙朱是客

日為用者敝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
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
夫稱甲天下者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
朱恭靖公迨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
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
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為
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所不稱即上章乞休人或
謂朱公不少需為大拜地耶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
拜即不若善歸耳天子重於去公而為異其禮以傳
傳之還復廩廩之隸隸之朱公之食於家而食於官

第四段

第五段結
再結三十
年又三十
年

者三十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不為章言嫩行
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默而化之卿大
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峻賈不敢
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衰趨即不愧為吾之
老者若愧朱公何蓋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
與訛訊吳中以朱公在否為世輕重而朱公益逡巡
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夫下而至於垂髫之童均與
之講敵而不挾其達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繇
狀元及第三十年為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

拈不用之
第六段言
錢公是主
任繁劇小
異且三十
年大同
不備稟隸
小異
進一品雖
異却同
乞身少晚
小異聰明
不減大同
深態小異
質木大同
時俗小異
慕嚮大同

甲子之為狀元者海內所豔說而奇瑞之然使朱公
繫功度林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而
用之為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婁遷兩都法吏視
朱公稍號任繁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屬
世宗末不能有所備於廩隸然未逾歲而天子用大
需恩進一品階稱貴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健
履而富於聰明之用不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因敷歷
外若染於能者而中肫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退
而質木舉無以異於朱公今之士大夫峻賈固不能
如朱公時推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且改稱

第七段又
並言朱錢

而月貴其評一公名德後先相望於世宗今上之初
者即不知其孰重然其重豈獨在吳而已也易曰鴻
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夫服牛乘驥始而效其力
於軛終而效其體於革世固不宜少者然其用抑何
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宴而樂之而不
佞使致辭曰公為我進七著安步行行天子修世宗
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公之
用誠大矣

第八段結
錢歸入壽

終以公
不用之用
凡集序有
以其文者
有以其人
者此與下
篇皆以其

虞竹西先生集序

王元美

王生少則侍其家君言吾王父之交虞先生也先起

人者
第一段從
王父語叙
起
第二段連
下段述王
父語

家至金紫以老而居恒相字之云而大父罷自少司
馬間悵自失曰予歸髮且種種而愧元凱哉元凱虞
先生字也嘗參議蜀省事久當遷矣而會有所不可
即投劾還里中甫耆而貧家人產未恤也又云敬皇
帝時治饒樂亡以繁法濕束中外吏安之以故公卿
薦紳大人重去國而下者厄積弗輕能進虞先生郎
夏官垂二十年守故秩乃稍稍徙中大夫無幾微不
平見顏色固其時云然亦虞先生敦行恬裕不為奸
時喜好也當虞先生之得老家徒四壁立而哀其食
生計為良醞日使邸僕候於巷過須髮白者隱者儒

第三段

惻然溫恭
自
愴然傷悲

第四段說
入其集

衣冠者即邀致上論達夕虞先生老於酒人乎內行
整讀書條然謝絕縣官公私事至閭黨後進冒殷策
華多私而慕謁者更相戒毋令虞先生覺為也家君
述于吾王父僅此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蓋十餘年而王生之邑從虞先生孫游恂恂然儒者
稱其後人既洽而出先生遺文辭讀之卒卷未嘗不
斂衽為恭敬也已又愴然夫人臣持法之操不顯人
主容而顯人主奪敬皇帝推腹心臣任而鈞陽公為
大司馬過十載而虞先生寔佐奉行之其大小得互
體而徑達何顯也至一二近幸見侵迫有所上下而

第五段據
集所載

第六段言
其詩文

第七段叙
所以作序

第八段以
王父之交
結

弁州集序
務不沒人

虞先生持鈞陽公鈞陽公持人主援理而却之今語
具見疏中一時海內加額上神聖不暱幸朋比次乃
以美鈞陽公然而亡及虞先生者而虞先生又工詩
若文所模畫陶柳諸名家併其語體得之然絕不以
此聲聞郡國中何耶豈虞先生業自晦約不欲令人
知也則可夫使述德卓行竟就湮鬱能亡愧其後君
子哉王生曰自虞先生偕吾王父沒未覩脩其交者
也士朱丹其轂見則習磬折卑口揚面儀施等貴賤
相顧足矣不知虞先生何恠焉

南中集序

王元美

長然亦毫
無所假
柳州一段叙

守始為柳州柳去京師八千里而遙其先守多謫人
稱不足辱鉄鎖者如宗元諸君固名隸罪人籍居不
自引分對恚排側往往托之篇章以寫其不平守繇
郎高第遷不當尚書啓事中取抑何罪也顧亡夷荒
其民日夜衽席而乳哺之柳守滿三歲當代即柳猶
未快於忌人復坐遷澂江澂江去京又萬一千里古
所謂羅伽雜甸瘴種夷沐將軍算路藍縷手剪箐棘
弁黽結譯侏儻迺稍稍役服比中土即更稱隸罪人
籍者不聞有澂江守然守充然自若也守之治澂江
亡改其訛柳州者其民益信而念之雖忌人亦不竟

第二段叙
澂江

第三段入
集

勝守超中二千石以去先時守晨而坐郡治諸屬國
夷案行吏民疾苦頃刻辦治眺羅藏玕札湧拔群峰
之勝盤江迂流而含態發為詩詩多温厚爾雅亡幾
微見於象色之表間有一二比物緣興以寓吾不得
已於君親之思而已彼其對恚排側不自引分者雖
究肆削削委致模倣工奪天地之變惡在其易是哉
漢時薦紳先生固不堪長沙矣明興教化沛流跨滇
巴牂牁非人之境阻澗閭光曜朗賁彬彬嚮文更
長沙而南何啻千倍採守所風詠記述上太史太師
二氏秩如也豈其論於橫廢牢愁之粗者耶守吾王

對恚排側
照上

第四段結

第五段既
畢附其姓
名

氏字汝康由進士婁遷今轉運河東

李氏山藏集序

王元美

李詩不事
華飾故第
一段以吳
中詩比並
論起

某吳人也少嘗從吳中人論詩既而厭之夫其巧倩
妖睇倚閭而望歡者自視寧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
奈乎客之浣其質而睨之也思一遂徧觀中原下上
絕藝之士而不可得故聞大梁有李獻吉者自北地
游宦家焉大梁則人人習古歌詩後進躡影稱說李
氏家言矣乃黠者瓜分而蠅襲之標幟傳響以為己
有而忘其自而獨高子業與今大卿李公一二北地
指語云某乃以次受其詩子業簡練婉然自喜人也

第二段叙
其所師承

第三段以
子業比並
論

喜卜喜曰

磋研

研磋

石声

倕

剗曲刀

連用九也
字句法多
少變化

驥逐景不
用也字却
用而字變
化

不事華飾
是李長處
故第四段
甲其意以
應第一段

以故多沈深淪漣之致其致時時出語外也然亦恒
先語而索大卿公不及子業脩而發之於天倪右之
以物變沛然氣慙溢而動亡所不極以故多瑰偉雄
麗矢之飲石梁有餘勁焉其衝放幻態之所至或衡
而擊也或從而決也研磋也磋研也若虹霞之流天
而卷舒也應龍之角嶷始出且沒也蒼鷹之摩大空
也而驥逐景蓬蓬然土囊之決其口揚壻而霾也其
沛然氣慙溢而動也衆且以為璞乎未材乎即倕
亡所致剗剗而宋人亡所加切剗也詩云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公之似北地也甚矣其深也夫豈唯破的

第五段叙
事結

顧北地

謝為人無
可取故止
論其詩
第一段言
其為人無
所取

殆枯蔽洞胸哉即使離朱浣質而睨亡慮矣蓋大卿
公既擢第數起家二千石而坐王國故不得入為九
卿慷慨歎曰嘻嘻余其以一時而易百世業哉歸謂
從子秦體別余休梓而藏之嵩少之間母令北地沾
沾地下也不佞則何所窺測授簡焉

謝茂秦集序

王元美

茂秦既已白盧柙事出獄則士大夫爭願識之河朔
少年家傳說矣而茂秦亦時時好舉其事又游燕諸
篇多從歷下生更定有名坐色忤輒背去以故前少
年心恠之母論魯朱家郭解不如則厨瑩之賈人非

第二段入
論詩而謝

布衣也故
先論唐布
衣詩
評浩然有
所抑揚為
下評謝地

第三段入
明布衣詩

夫也夫然茂秦既老貧不能別治生稍諱言俠而其
自喜為詩愈甚余他無所論次論其詩云古之詩稱
布衣間者即無過襄陽孟浩然郊也浩然才不足以
半摩詰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恒傳情而發故小勝也
其氣先志而索故大不勝也然偏師而出者猶輕當
於衆志而膾炙藝林至於今誦之不衰夫郊乃其瑣
瑣者明興而後可指數也世所言孫山人之流其文
辭概一二見焉此豈誠當於作者哉薦紳先生雅好
飾巖穴自貴重響附景逐而其辭又以近俗得卒然
解龍譽耳目之所及足矣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第四段入
謝
拈浩然應

第五段入
集
亦有所抑
揚應上

以兵為喻
應上小勝
大不勝母
以下駟走
李何並起
互相為助
而後復古
之功立矣

風一中庸聲

夫謝生眇而儉父狀也又習見其本末驟而語之古
之人眾且大駭以為欺我假令襲古衣冠或浩然輩
非古而與之篇角字批於叢臺之下知必毋以下駟
走也茂秦故有集行於鄴七言古多散緩可商者又
稱人間貴人甚著吾厭之為去其十七乃所存則咸
颯颯然鴻爽比密宮商協度意象衡當者益吾嘗為
之評曰茂秦詩長樂衛尉之兵乎擊刁斗明斥堠幕
府上事車旌秩然也而已矣亦可以無敗矣
何大復集序
王元美

瑰姑回切
珠
園好

故此篇并
李言之

第二段言
二子挽世
之功

第三段言
後學分派
者之無識

第四段並
論二子優
劣異同

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
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者何子
雖稍晚出其材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
得何子為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嚮利則德是
二君子挾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
下已嚮之利而自為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
詩而亡舉大曆下者文亡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
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
以好為勝而他工易者惡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
齟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

齟齬

四家詩卷四

三六

檄拔折擊引

憺當作憺
憺悽悲痛

勛古勲字

滌洗除
類暴風

忤逆戾

却下隙同

口家信卷四

造語妙甚

第五段論
何子文
第六段以
文章事功
論辨

子雄飛或檄拔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颺而肆翔其九
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夫
觀其沉澁莽宕激叩鼓壯暗鳴憺悽忽正而奇正若
嶽厲奇若海颺則李子哉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卽
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壁坐璣馳文霞淪漪緒颺搖
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喻何子而
上者何子爲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
鴈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
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其
敖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爲名公卿已

第七段言
所以叙集

終帶李結
應上

擬騷者學
屈賈故引
第一一段叙

耳所以削滌卑瑣振頹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
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謂王生若爲何
子叙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
則可久李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
功天下則偉矣夫

擬騷序

王元美

黃子之再起家選部郎業貴重矣而會有所持忤大
臣大臣故雅脩絳灌之惡微見其端黃子內隱之未
發也而時從上幸承天方使使祠屈原黃子乃作問
湘靈居無何黃子竟坐前却罷黃子旣罷度以廢不

四家集卷四

三十七

揪音酒

第二段以下議論此引屈設難

第三段旁引賈生設論以為黃生地

復用而材大亡所托益工於言於是作相人作大野作嘉樹頌作少述作願言作齊別神作田父作山中作離思作揪誓凡十有八篇文萬餘言名之曰擬騷擬離騷也夫黃子之擬屈氏而辭也則可亡乃非偶乎哉且屈氏非誠憂其身不遇憂楚之日為秦而主不顧返也今天下一家上神聖石畫風議之臣小大不多用黃子而日月之光不加益也即亡用黃子而日月之光不小損也黃子何以騷為雖然吾至讀賈生吊屈氏文未嘗不復而歎知有概也彼所未悉者屈氏歷九州而相君當其身衣冠之屬靡不稱大

論賈生者至矣可謂妙論

第四段專以賈生設難

第五段併解上三段

妙論

第六段並論文章與

睢呼回切
盱休居切
一一元氣也
又小人喜悅也
又瞋視跋扈也

漢矣不則北走胡南走越等死死悖矣其文益傷屈氏之可以不死而死也又傷己之不得為屈氏無死也夫賈生謫人耳文帝固不終棄之而明法以身事罷田里者弗起即不以身事罷者非數薦弗起即數薦而非有力援者又弗起乃黃子又不得為賈生矣賢者於世未嘗不晦屯夷而亨晉泰何則其遭爾也賢者之常則屈氏遭也賢者之變則賈生與黃子遭也生世間幸而得為男子思有以自見即時至矣恒恐於身不得當既當矣而坎軻奪之奉志蠖屈睢盱世途不平之竅幾於天籟抑又何疑焉雖然令屈氏

功業與上
篇同意

第七段以
黃生齊人
而其文與
其為人異
為結似傳
贊體

而無上官子蘭入議國是出應賓客夫故也楚不為
秦而長為楚天下所以稱屈氏者并子文叔敖而三
耳無騷何以屈氏哉黃子識之某曰始余入齊望其
山莽蒼土風蓬蓬然意其音故教辟喬志在也乃黃
子騷淵乎眇哉楚矣讀黃子騷謂其身氣揚而節沈
燕趙悲歌慷慨男子也接之條風益而春陽敷事固
未可信哉

李愚谷先生集序

王元美

和長輿目潘安仁拙於用多多矣安所稱拙為也益
世貞嘗北游燕代間觀勒習兵諸將所合者以萬計

愚谷巧於
用少是一
篇主意
第一段泛
設難起
第二段旁
引兵解難

坐塵埃
又竝之

第三段入
愚谷

老弱間之金進鼓退坐起錯節旌旗之色坐然未見
敵而鬻先之益西乃有新秦之卒三千其騎組步如
繡勁弩布前長戟距後衆目一麾衆耳一鼓即卒然
而陵之而未易敗也以萬人計而中精之二千人足
也然不能加二千人二千人而萬人之用在也世固
有巧用其少者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吾
不知所繇庶幾龍城氏之風哉夫以李先生為文章
號稱名家數十年而終不敢以其才而溢先民之法
意至而言意竭即止大要不欲使辭勝意如此諸後
生少年剽略而博綴緝而華者將無少李先生乎哉

第四段叙其官迹結

顧首

李先生誠少且巧矣余故序其遺文而梓之李先生名舜臣舉進士禮部試第一嘗為吏部為國子師太僕卿矣輒斥補外最後遂廢不用其於官簡靜自好如其文云

客越志序

王元美

故相國袁公以文顯重嘉靖末然生貴甚鮮可而獨才吾吳人王百穀於國士少雙百穀坐袁公廣坐中無所不睥睨然其大要以揚扞風雅而已無所與它事即他客司袁公為百穀色喜乃敢稍稍用他事進各得其意去而無何百穀奔其父喪歸吳袁公亦病

奔州之文材雜古今以鑄乎古此則鑄乎明其亦似百穀已第一段第

睥睨袁視貞
扞音蓋取之

絮嫌其味惡
就於器中調和之也

第三段正言作志

第四段評

困以沒當是時客多自匿避至莫敢名為袁公門人而獨百穀絮酒冒暑雨與所厚善管生者奔其喪哭之慟為經紀其遺文以歸諸學士大夫好慕說其事而百穀所經由嘉禾武林蕭山山陰以至四明為里凡九百有奇得志一首祭文一首詩八十五首百穀所為志絕類應劭紀泰山封禪事而時飾以晉人雅語其所談說土風民俗恍若漁人從桃源出所接薦紳先生酬應又若與延陵季子夷門侯生游至於山水之韶秀令潤曲為傳寫則又丹青其言栩栩然有生態詩毋論所從法太要取獨詣婉盡人巧隋絕其

栩栩音許

栩栩負莊子

註曰自快得意

釋文喜負

第五段抑揚以總結上諸段

第六段又就百穀言而詳其所以好之不能對酌語

亦與李青州府志序同格但彼館訂古語此裁琢新

遠條竹席

於山川土風又若金石其色而傳之響諸學士大夫誦百穀言益慕好之偉說其事為刻成帙而問序於不佞語云少所見多所恠以百穀一往酬袁公為高要亦南州穉子常事亡足大異余所好百穀言而已百穀稱武林以東山水信奇甚令人神懷欲飛然余母能為名取而東又不能為百穀之詩若文第從百穀乞一編度之遠條中時抱膝一詠庶幾衆山皆響如宗少文云者百穀其許我哉

少陽叢談序

王元美

余抱牘秋官郎則以其燕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

吻武粉切口唇邊曰一喙鳥受食處

言彼無韻此有韻其斯遷固之別邪

元韻叶文一

陽韻

穹窿至極

通皆三韻七言句是變

志也弗敢辨也既竊祿浮沈刀筆間稍久而耳目所睹記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棘吻沫莫我下上二何出持青齊節齊雖號悍獷難治饒案削而以非孔道故過從簡往往杜門輒以筆次第受書曰少陽叢談少陽齊望也叢之為言聚也又雜也何以稱談筆語也王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辨焉稍進於識矣然而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因紀其次皇皇帝業樹高廓文潤色鴻休以賴哲孫豫孽豐萌有憂斯存談國故惟詩率由戒愆忘布象書竹燿焜煌後王為令曷其常談異典惟木有喬穹窿造天

又大之高一天形

天韻搏叶一

支韻世叶一

馮盛負

清韻馮叶一

恭卜赫曰又音翁

草盛負

真韻君叶一

翻音

泐音勒石解

散也

拊騁

彪 虎文又小虎

四言雜六
言三言是
變

三句一韻
者二二句

惟鴻而風羊角以搏于國于家于入胡不然談成際
隆汚絲林材否絲世如鑑弗殺乃曰國是在下則亂
在上則治談國是皇尊如天霆電是馮恭恭司冠弼
教以刑彼人是哉我懷老成談西省業已稱士倍親
從君居平食榮在難致身其不亡者炳如星辰談死
事嗣孫不弔孽藩以跳竒以帷幄嗟彼庶僚矢心既
安幾也曷尤談士午帝縱豪鷲乘時為翮騎則調弓
倚乃書檄銅標再我燕碣未泐有懷拊騁爰載厥績
談英畧彪彪班簡一代所馮乖盤浮脫鬼誅奚懲國
失求野愈甚曷徵談史砭真宰之精散為文章以補

一韻者一
是變

櫛戶八切亂
空若音君迫困

此下二篇
非古文辭
然乃六朝
長技聊錄
以軌學者

皇家亦有六書畫史佐之藝成則那我紀其凡奕奕
國華談雅藝積勳為貴積貴為侈有烈礎盜厥產紉
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麟趾厥麗不億
有肅日訓有歲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國談宗變網
宏而疎吏斷其牙猾與窘投要剽藪通是以太叔竟
攻崔蒲談盜亂天齒中原夷孽其間不有聖武孰任
驅殘如彼剝復循環無端談夷狄虞初齊諧諾臯夷
堅見黜聖宗是以罕言陰陽之變疇能格焉談玄恠

尺牘清裁序

王元美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

割居易切

豈唐宋所能及哉

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謀
野視邦以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規寄文行
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
大焉故繳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橐盡
返少卿紆鬱於毳帳子長揚泯於蠶宮良以暢人我
之懷發今曩之緼或揚扝沉冥或剖析疑豫或誘趨
啓蔽或釋詛通媾走儀秦于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
則川至泉湧辨乃雲蒸電燿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
章汪洋苑翰鴈距弱雲路虞其阻脩魚腹狹波臣付
以浮沉則有黃麻薄蹠絨蘇固蠟爛燉數行遙寄千

疏古蹄字又
赫疏絨名
應劭曰赫疏薄小絨也

詛側助切盟詛
又以禍福之言相
要曰
備居候切重婚
合之厚之

審音參汁之
灘卜瀉曰水滲
入地之
徒音紙流貞
又潤之
炯然光自明貞
惊音宗樂之
慮之
嶂嶸山峻貞

里蓄止寒暗情專問慰隻事興端片物託緒毛生為
舌墨卿代面醉藩灘漉危言嘉微其造色也炯兮隋
珠之忽投其寄惊也曷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
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
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織語之極
軌也西蜀楊用脩少游金馬晚戌碧鷄傾浮提之玉
壺然太乙之藜杖漁執獵裨積有歲時爰薈斯篇凡
十一卷命曰尺牘清裁或因本寂寥或刪芟繁積其
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麗砂的礫等謝氏之碎金
玄圃崢嶸掩瑯琊之群玉客有齎示余甚旨之第惜

紕誤 紕繆之
意 一 毋戾也
誤 一

其時代名氏往往紕誤所漏典籍亦不為少乃稍為
訂定仍加增草及自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於後
更為二十四卷藏之櫝中於乎墳典既遠清徽多秘
陳驚座之十吏通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
以為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者余既慙半豹寧免魚
魯故繇中郎酷私王充之論亦是卿家子雲覆瓿之
業耳

吳公宴沙頭古梅下詩序

王元美

前尚書禮部郎孝豐吳公襲芬魁英之胄握蘭建禮
之署藝林既翹鼎實垂鬯偶以公遣出佐敝邦期月

自非咀華
二酉孰能
鑄技六朝
會老武庫
可以想已

想蘇回切韃想
風舞貞又息張
羽貞
馥香氣
旖旎旌旂從
爪貞又雲貞

有成超倅雄郡諸薦紳大夫觀察曹公季公太史王
公泉牧周公都督楊公比部曹公侍御張公中書舍
人呂公金吾呂公暨不佞兄弟凡十有一人夙迎左
眄時炙前席竊悲二天之奪言愴三秋之違吳公乃
顧卧轍而歎遙偃飛旌以迴邁分趣侍史選勝諸郊
於沙頭之北得古梅焉其根則屈蟠槎牙隱見拏攫
若伏虬之離墊其幹則擁壘離披皴剝成理若脩鱗
之乍張其下枝若網韞想而覆地其上枝若蓋鬱律
而造天清馥排飈旖旎彌遠繁英綴空晃朗若巨上
林遜其同心隴首嗟兮猶落輕素搖颺詎掩夷光之

啁哳鳥声

四山有竹

四山

卷之四

舞委翠啁哳乍醒羅浮之夢亭亭獨上皎然玉立三
 秀後列濟如粉昆吳公於是命酒人列步障開瓊筵
 流羽爵漿炙自飛申以紉籌菴笛時銜佐之談詭暢
 懷瑤島之下濯魄冰壺之內酌朱靚顏逡巡而未深
 卯色薄虞低迴而難暝循賞之餘高倡自發諸公風
 澗亦嗣和焉遂使却月凌風揚州掩法曹之響玉柱
 金卮江左失總持之艷芍藥止於相謔桃李愧其不
 言申命不佞宜為之序嗟夫質脆候適物長人短桓
 司馬所以泫然庾開府因之抒歎然夾池之脩竹無
 復遺青蘭亭之茂林僅存荒址考全樹於上林求遺

